



鍾敬文作

西湖漫拾

1929



聯  
游  
漫  
拾

北  
新  
書  
局  
印  
行

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版

一——三〇〇〇

西湖漫拾

實價四角

著者 鍾敬文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中

分發行處

北平琉璃廠  
南口永漢路  
廣州永漢路

北新書局

萍：這一個不值錢的小集子，

算是我新年敬獻你的禮物吧。

## 自叙

我來這裡將半年了，日常應該做的職務，是上課和批閱同學們的藝作；但除了爲人家盡力以外，尚有一些剩餘的時晷，如果我不高興去找朋友談天，或到湖上要子，那麼，就輪到提起筆來，在稿紙上寫些什麼的工作了。這樣的時間本不多，而我近來情思的枯竭和筆尖的遲鈍，尤其是使自已都不絕地驚怪，這麼一來，寫下的，就只有一二十篇不成器的短文。除了幾篇是漫談文藝的，預備收在另外的一個集子里去，其餘大部份都算保存在這兒了。

我雖不是正式地住在西湖上的野庵水閣，但居留在這密邇於她的杭城，總算得上做個好友或近鄰了；並且我的文章裡，有幾篇是專爲

她而作的，其它，似乎也頗與她多少有點關係；因此，我就大意地借光她給我的小書做個幌子。——加冕在書名上。——她如果不埋怨我褻瀆的話，我要說在這里面，還包含着如許愛悅與留念的情愫呢。

兩三個月前，我曾寫了一篇試談小品文的隨筆，在那里除了引用胡夢華君一段文字，來代替說明「什麼是小品文」這個問題外，自己也拉雜說了點補充的意見，並把中國過去和現在的小品作妄談了一下。——要知道該文內容詳細的朋友，可檢看第三四九期的文學周報。——前月無意中翻檢廚川白村氏的出了象牙之塔，見中間有論essay一章，語意十分扼要而俏妙。當時很怨恨自己腦里太健忘，兩三年前看過的書，不是再重新翻到時，竟一點殘存的印象都沒有。否則呢，在那篇小文里，借它出馬一下，不是多少要使自己文章的輕薄性

減一二分了麼？現在在這里抄出它文中比較重要而有趣的一二段，一方面自然算是補過，一方面似乎合我這個小醜的文集也還有點關係吧。

如果是冬天，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，倘在夏天，則披浴衣，啜茗茗，隨隨便便，和好友任心閒話，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，就是 *essay*。興之所至，也說些以不至於頭痛爲度的道德吧。也有冷嘲，也有警句吧。既有 *humor*（滑稽），也有 *pathos*（感憤）。所談的題目，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，還有市井的瑣事，書籍的批評，相識者的消息，以及自己的過去的追懷，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，而托於即興之筆者，是這一類文章。

他接着又寫道：

在 essay 比什麼都緊要的要件，就是作者將自己的人格底色采，濃厚地表現出來。從那本質上說，是既非記述，也非說明，又不是議論，以報道為主眼的新聞記事，是應該非人格底 (impersonal) 地，力避記者這人的個人底主觀底的調子 (note) 的，essay 却正相反，乃是將作者的自我極端地擴大了誇張了而寫出的東西；其興味全在於人格底調子 (personal note)。有一個學者，所以評這文體說，是將詩歌中的抒情詩，行於散文的東西。倘沒有作者這人的神情浮動着，就無聊。作爲自己告白的文學，用這體裁是最爲便當的。既不像在戲曲和小說那樣，要操心於結構和作中人物的性格描寫之類，也無須像做詩歌似的，勞精敝神於藝術的技巧。爲表不僞不飾的真的自己計，選用這種既是費話也是閒話的 essay 體的小說家和詩人和批評家，

歷來就很多的原因即在此。……

像這樣甜美動人的文章，再抄下去，於我最少是比較在寫自己的文字來得有趣味些；然而怕讀者在這裡所要求的是我這主人自家醜陋的告白，別人的雖怎樣高妙，是不大願意多聽的。何況他的大著在中國是矍然健在呢？上面兩段文里所說的，有些在夢華君大作中，也有相似的話語；但不知怎麼，從他老先生的筆下溜出來時，似乎總比較更有吸人的魅力呢。

去年春間，當雨絲正繁，紅棉將落的一天，我在嶺表與楊振聲先生談論數年來文壇創作方面的成就。他說散文比較有好功績，詩歌最爲失敗。此語和後來曾孟樸先生答胡適之先生信中所說不謀而合。近來許多時賢，都頗有同樣的語調。大概至少我們可以說，新文學運動

以來，散文——小品文——方面，有着相當的成功，這話總不至於大惹起人們過分的反對吧。

誠如朱自清先生所說，散文，「這三四年的發展，確是絢爛極了：有種種的樣式，種種的流派，表現着，批評着人生的各面，遷流曼衍，日新月異：有中國名士風，有外國紳士風，有隱士，有叛徒，在思想上是如此。或描寫或諷刺，或委曲，或縝密，或勁健，或綺麗，或洗煉，或流動，或含蓄，在表現上是如此。」無論在思想上，在表現上，我們的作家，如果在他傾向着的那一面，能做到相當的圓熟，在我都是由心地欽佩的。但論到我個人特別的癖好，那似乎是在情思幽深不浮熱，表現上比較平遠清雋的一派。這沒有什麼多大的道理可說，大約只是個人性格環境的關係吧了。

我自己三數年來寫的一些文字，也正如我所癖好的一樣，在情思和風格上，大抵多是比較沖淡靜默的，——自然不敢說怎樣深遠而有餘味。——朋友們謂它沒有強烈的刺激性，這就是個絕好的證明。但這點，我並不很想把它改換，——如果沒有更重大的動機時。——我所深恨的，是在這個範圍內，我不能做到一兩分的滿意。浮淺，枯澀，荒蕪，這些幾乎成了我文章裡必具的德性。雖然中間偶爾一星可愛的地方，也許不是絕對沒有；可是從大體說來，總不能不算是個失敗！所以致此之故，自然是很複雜，但學殖的荒落，才器的魯鈍，嗜好的叢繁，這可說是比較要緊的幾端了。

如果不是小峯兄殷殷地來信說喜愛我這種小文，並願我快些寫集成給北新出版，即使我還有勇氣的自動的編出這個小集子來，怕也

沒有人就肯把它印行吧？對於他，我此時能用什麼語言表示着幽深的謝意呢！

一八，二，一，大雪之後，

敬文自叙於杭州。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自叙·····        | 一  |
| 西湖的雪景·····     | 一  |
| 蓴菜·····        | 一五 |
| 錢塘江的夜潮·····    | 二五 |
| 海濱·····        | 三五 |
| 從西湖談到珠江南岸····· | 四一 |
| 重陽節游靈隱·····    | 五一 |
| 殘荷·····        | 五九 |
| 懷林和靖·····      | 六三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想起五坡嶺的母校····· | 七五  |
| 寄北平豈明老人·····  | 八一  |
| 記一個臺灣人·····   | 九一  |
| 悼西薇君·····     | 九九  |
| 幽怨·····       | 二三  |
| 清水夥友·····     | 一二七 |
| 談鄉下姑娘及其它····· | 一三三 |

## 西湖的雪景

——獻給許多不能與我共幽賞的朋友。

從來談論西湖之勝景的，大抵注目於春夏兩季；而各地遊客，也多於此時翩然來臨。——秋季遊人已暫少，入冬後，則更形疏落了。這當中自然有以致其然的道理。春夏之間，氣溫和暖，湖上風物，應時佳勝，或「雜花生樹，羣鶯亂飛」，或「浴晴鷗鷺爭飛，拂袂荷風薦爽」，都是要教人眷眷不易忘情的。於此時節，往來湖上，沉醉於柔媚芳馨的情味中，誰說不應該呢？但是春花固可愛，秋月不是也要使人銷魂麼？四時的煙景不同，而真賞者各能得其佳趣；不過，這未易以論於一般人吧了。高深父先生曾告訴過我們：「若能高朗其懷，曠

達其意，超塵脫俗，別具天眼，攬景會心，便得真趣。」我們雖不成材，但對於先賢這種深於體驗的話，也忍只當做全無關係的耳邊風麼？

自宋朝以來，平章西湖風景的，有所謂「西湖十景，錢塘十景」之說，雖裏面也曾列入「斷橋殘雪」，「孤山霽雪」兩個名目，但實際上，真的會去賞玩這種清寒不很近情的景致的，怕沒有多少人吧。四時幽賞錄的著者，在「冬時幽賞」門中，言及雪景的，幾占十分之七八，其名目有「雪霽策蹇尋梅，三茅山頂望江天雪霽」，「西溪道中玩雪」，「掃雪烹茶玩畫」，「雪夜煨芋談禪」，「山窗聽雪敲竹」，「雪後鎮海樓觀晚炊」等。其中大半所述景色，讀了不禁移人神思，固不徒文字粹美而已呢。但他是一位瀟灑出塵的名士，所以能夠有此獨具心眼的幽賞；我們一方面自然佩服他心情的深湛，另方面却也可以

證出能領略此中奧味者之所以稀少的必然了。

西湖的雪景，我共玩了兩次。第一次是在此間初下雪的第三天。我於午前十句鐘時才出去。一個人從校門乘黃包車到湖濱，下車，徒步走出錢塘門，經白堤，旋轉入孤山路，沿孤山西行，到西泠橋，折由大道回來。此次雪本不大，加以出去時間太遲，山野上蓋着的，大都已消去，所以沒有什麼動人之處。現在我要細述的，是第二次的重游呢。

那天是一月念四日。因為在床上感到意外冰冷之故，清晨初醒來時，我便預知昨宵是下了雪。果然，當我打開房門一看時，對面房屋的瓦上全變成白色了，天井中一株木樨花的枝葉上，也黏綴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粉。詳細的看去，覺得比日前兩三回所下的都來得大些，因